

瘰癧青系列

痴情系列

合订珍藏本第六集

(台湾)席 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痴情季节(珍藏本第六集)

作 者:(台湾)席绢

出 版 者:时代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130023)

责任编辑:杨思求

封面设计:刘 洋

发 行 者: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 插页4

字数:460千 1998年3月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87-6837-8/I·608

定 价:29.80元

一个浪漫的大型言情连续剧(代序)

——阡陌

从美国鸿云集团唐家的四大天王到“东帮”帝国的六大怪胎，“痴情季节”这个大型言情连续剧为我们带来了一次次的高潮，多次震撼着每一位读友们的心。

但是你们想不想知道，“东帮”诸人在大胜安仲岳，赢得“威京集团”的统治权，取得太平洋神秘小岛的拥有权之后，又连续挫败了安仲岳的两次反攻。一次是他对安凯臣的不利（见席绢《偷心小猫猫》），另一次是对安凯玲不利——妄想将安氏家族的另一间公司“云裳”据为已有。但在神算子雷君凡及其好友 IVAN 的帮助下，使他遭到同样的悲惨下场，这就是在《一嫁为云裳》中所记录的故事。

大家一定都记得丁允辰这个人物，是展令扬的好友，曾经帮助过方立翔赢得莉儿的芳心（见《阿拉伯部族的传说》），但有谁知道他本人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呢？赶快看一看《风雨同路人》就知道答案了。

《四季会四方》早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啦！今日才和读友们见面，可谓是相见恨晚矣！“东方永春、南宫凶夏、西门忆秋、北堂梦冬”的谜底在书中一看便知。

还有就是席绢小姐将任颖从《只是曾经拥有》的梦境中给拉回到现实中来，竟然也确定在生活中找到了梦中的白马王子——佟至磊，也给她的母亲冰晶夫人找到了良好的归宿，真是母女美满，乐可胜天呀！只是害苦了那位“相思月半明”的相思人。

至于席绢小姐一直都没有给大家透漏的那位神秘的“Z”，颇象是侠义人物佐罗的符号，他不久将会登岸大陆，到时有的是好故事看，读友们可要自行留意呀！错过好机会可是过期不候哟！

最后，先告诉一下读友们，即将与读友们见面的几部新书的书名是《相逢自是有缘》、《为你心动》、《晓家新娘》、《抓获你的心》、《天上掉下的娇宝贝》，权当是阡陌 1998 年送给大家的礼物，敬请笑纳吧！

自 序

——席 绢

嗨，在八个多月不见，大家还记得我吗？

如果你们忘了我，还是不认识我，没关系，当你打开这本书开始，你们将会认识我。

在看过我上一本书的人，是不是都猜，我下一本一定是写“东帮”诸人的事。哈，你们全都猜错了，这是一本纯现代，有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没有稀奇古怪、神魔妖幻的情节，“让你们猜对了，不就没戏唱了吗？”

它是描写女主角为了监护权不落入他人之手，想藉婚姻来掌握监护权，而她所遇到的骑士还是……哈，卖个关子，大家去翻翻书就知道了。

对了，读者先生、小姐、同学们。在看完后，要记得告诉我，我有没有进步喔，给新手一些鼓励及批评。

而这本书出版时已在三月中旬了，想必联考也都考完了，在此要祝大家金榜题名，如愿进入理想学府。

而一考完，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大看特看小说了。很棒不

自 是吗？

P. S.：此书出版时，正巧是我第一号小读者，顾绫琦的生日，在此预祝她生日快乐。

又一个 P. S.，记得在上一本书出版时，我因有提到我的“美人一舞浪漫情”一事，因而有人就跟项姊追讨此作。不好意思，此作并没有在万盛，你们跟项姐是要不到书的，在此声明。

由于前头我弟弟也有写序了，不再多言，在此说声拜拜，有机会下次再聊了。

目 录

一个浪漫的大型言情连续剧(代序) 杆陌

自序 席绢

一嫁为云裳 痴情系列之二十一

风雨同路人 痴情系列之二十二

四季会四方 痴情系列之二十三

相思月半明 痴情系列之二十四

后记 席绢

“痴情系列”总目

“痴情系列”主要人物简表

席绢痴情系列之二十一

一嫁为云裳

契 子

1996 12 月底 火焰别园

这一次被禁足的安家大小姐，安凯铃小姐第一百零一次的打着呵欠，百般无趣的敲打着电脑键盘。

“天呀，无聊毙了，我只不过让公司的电脑休息一天而已，老爸就禁我的足，不准到公司去。”安凯铃十分不平的抱怨着。

她似乎忘了因为是全公司一起当机，她老爸差一点因此去跳淡水河，到现在已经五天了，公司所有的机师全出动，好不容易才把资料给全找回。

“老爸如果找我去说不定早就补救回来了。”安凯铃手指仍不停的动着，但口中还是抱怨个不停。

“咦，这是……”安凯铃在胡按乱按时，却误触了某个公布栏似的网址，正想转移阵地时，那个公告内容却吸引住她的注意力，其实，说内容吸引她，倒不如说随文附的那张图片，令她皱眉思索。

“好奇怪喔，怎么愈看愈像 Phil 送我的生日礼物？”安凯铃愈看愈像，“算了，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就来问个清楚吧。”说话的同时，手已在键盘上快速的舞着。

就在她等着对方更进一步的答复时，一个喊叫声从楼下传了上来。

“大小姐，臣少爷来电，长途的喔！”丁婢大喊着。

一听到哥哥来电，安凯铃也不顾对方的回复，“知道了，帮我转到楼上来。”一边跟丁婢喊话，一边跑到房间的另一头的分机去接电话了。

“凯臣哥哥……”就在安凯铃跟对方说得兴高采烈之时，电脑的画面已出现几排文字了。

警告网友：

本人目前因有公事缠身，无法给你满意的答复。但因我真的很迫切需要那颗紫水晶，所以希望你在明年二月七日到下列的地址……绝对侦探社……

当面详谈，十分感谢！

IVAN

第五度空间的天使艾雷斯，不知何时又悄悄地出现在安凯玲的“大后方”，他正用一种不安忧虑又带点哀伤的眼神深深的凝视着她的背影……安安！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动你一根寒毛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天使艾雷斯在心中立下坚定的誓言！

看样子，似乎又有不寻常的大事要发生了，对吧！



1997 1月底 律师事务所

痴情系列(二十二) 席绢。

“砰——”一声可怕的摔门巨响后，敞开的大门走进一名身穿雪白洋装怒气冲天的少女及一名身穿三件式黑色西装的 50、60 岁中年男子。

“那个混帐大法官，那个杀……”安凯铃在中年男子的斜睨下，硬生生的把到口的粗话又吞回肚中。

陈文得摇了摇头，没说什么的坐在办公桌后，就见安凯铃象头没形象的苍蝇似的一直绕圈踏步着。

“我真的不敢相信竟把我的监护权就这样判给安仲岳那个大老奸。”安凯铃嘴巴不停的咒骂着。

“他算是你的二伯。”陈文得慢条斯理的说道。

停止了绕圈，冲到办公桌前，“他不配。”安凯铃气呼呼的反驳着，“他竟然大言不惭的告诉法官，说我父亲不可能清醒，他可怜我孤苦无依……”她气得飞舞着双手，“而那法官竟然也听他的。”她咬牙切齿的说着。

“玲丫头，你也应知道医师已断定你父亲清醒的机会渺茫。”陈文得不看她的怒容，又道：“目前你该担心的是，安仲岳有可能进一步染指‘云裳’。”这句话有如当头一棒，令怒气指数到达顶点的安凯铃猛然回到现实。

“不会吧！那些董事怎么可能凭他的三言两语就……”心虚的吞了吞口水，“我绝不可能把我爸的心血就这样轻易的交到他手上。”安凯铃

冷冷的似发誓般说道。

“是吗？虽然说‘威京集团’现由你哥哥掌管，他一点也插不进去。（见本人拙作《偷心小猫猫》）但就另一间公司‘云裳’来说，别忘了他本身拥有的股份只比你爸少，加上你爸现在还在深度昏迷当中。”陈文得不得不把残酷的事实点出。

“就算我爸无法处理，仍然有我……”安凯铃不服气的反驳着，但一顿后，“陈伯伯，他有可能办到吗？”咬着下唇不安的望着陈文得。陈文得看了看她，“有，毕竟他现在是你的监护人，也有管理你财产的权利。虽说你的本事不错，但毕竟你还不满十八，在法律上仍属未成年。”他坦白告知。

陈文得看了看眼前这位他从小看到大的女孩，分别在继承她母亲娇弱的外表同时，也继承了她父亲的火爆脾气及经商手腕。只不过世人常见到她那我见犹怜的模样时，就忘了她的内在了。这虽是她的致命伤，但也可说是另一种优势。

“哼，再三个月我就满十八了，如果真要说监护人，安凯臣他跟安仲岳那老头比起来，跟我还比较亲呢！”安凯铃像找到一道曙光似的兴奋的看着陈文得。

陈文得不忍的摇了摇头，“不可能，毕竟安凯臣只是你的‘义兄’罢了。”他特别在“义兄”两字加强重音。

安凯铃挺直了身子，双手环胸又开始绕圈了。

“我知道，否则在法院我为什么不反驳。”那华丽的地毯在她的践踏下，似乎也快有一条长沟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安仲岳为什么那么积极费事想要得到我的监护权，他八成想乘机侵占我家的一些珍藏，以补他日渐空虚的荷包。”她怒道。

陈文得看了看一脸气愤的她，犹豫了一下，才用十二万分慎重的口吻开口道：“铃丫头，这可能没我的事，但不问我心中又十分难过。”

“问吧，陈伯伯，现在我们可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陈文得的话引

起了安凯铃的好奇及不解。

“你对安书韦有什么看法?”陈文得慎重的开口问道。

“他是一位超级下流的家伙,他虽口口声声说是我的表哥,但天知道,他只不过是安仲岳老头的侄子罢了!做人无知加无耻,又常打压女性以抬高自己十分微小的男子气概,尤其是前一阵子他从某家野鸡大学回来后,更加教人反感、受不了。”忽地就这样灵光一闪,安凯铃若有所思的看着陈文得,“陈伯伯,你为什么会问他呢?”

陈文得一脸担忧,“既然你这么讨厌他,甚至对他的印象这么差,那你为何又肯答应嫁给他呢?”他不解的问道。

“嫁给他?! 安书韦!”安凯铃差点滑倒,下巴张得老大,“陈伯伯,你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念头?”她一副“你疯啦”的口气。

“但是刚才在听证会结束后,你气冲冲的走出法院门口,而我在后头时,就听到有几个人在跟安书韦道贺,说他快当新郎官了。”

“陈伯伯,你确定他们是在说我吗?”安凯铃小心求证问道。

“我听有一人跟安书韦说,你看起来不像外表那么温驯,要他以后要多费心,而那安书韦趾高气昂的说,没有问题,说只要赏你几拳,你就会乖乖的。”陈文得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后,又道:“安仲岳要大家先保守秘密,大概会在你18岁生日宴会上,才打算正式公布。”

“什么?!”瞬间,安凯铃脸色从铁青转为艳红,“难怪,这一阵子安书韦老是跟前跟后大献殷勤。而我因要照顾老爸,又要分身处理一些急件,也没当一回事。”此刻,她觉得自己似乎落入一个无底深渊,竟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难得他真认为就凭他,就可以强迫我吗?”安凯铃此时双眸正闪着两道炽热火苗。

“冷静点,玲丫头,他这个计划不可说不妙,他可能料定了你在众人面前不可能否认,想就藉此打鸭子上架。”陈文得试着跟愤怒中的她说道理。

“哈,如果他是这么想,那就太不了解我了,我绝不会为了小小面子



问题，而委屈自己。”安凯铃下巴抬得比天高，傲然的说道。

“玲丫头，我必须告诉你，那安仲岳是帮派出生的，虽说他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但……”陈文得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私底下仍有传闻他是化明为暗，你还是小心点的好。”他小心翼翼的叮咛着。

“看来，我真的是四面楚歌了。不过我也不怕，我还没有听说那个帮派敢于与‘东帮’抗衡的，实在不行只好由‘东帮’出面来解决了。”安凯铃苦笑着说。

“很抱歉，玲丫头，我有一大家子要我养。相信我，我比你更讨厌他，但……”一抹苦得不能再苦的笑容扬上了嘴角，他道：“我却不敢开罪他，还请你原谅我的怕事。”陈文得面有愧色的自责不已。

“陈伯伯，你……我并不怪你。你还站在我这边，我已感激不尽了。”看到人情的冷暖，安凯铃真诚的說道。

“现在该头痛的是安仲岳老头一事，看来他一刻也没浪费，我爸一倒下去，臣哥哥出国录专辑，他就积极计划这一切了。”顿一下，一脸费解。“我不懂的是他监护权也得手了，甚至还可以管理我的财产，那么他干么还要费心的要我跟安书韦结婚？”安凯铃纳闷说道。

“傻孩子，他当监护人也只有三个月，就算他想搞鬼也没那么快。如果安书韦娶了你，那他不就顺理成章的控制‘云裳’了吗？”陈文得翻了一下桌上的资料夹，又道：“毕竟你老爸曾立下遗嘱，他名下的股份一分为二，一份是安凯臣的，另一份是你的，但你的在婚后就归丈夫所有。”顿了顿，“除非……红丫头，你现在有没有可结婚的对象？”陈文得此刻兴奋得有如中了头奖似的。

安凯铃眨了眨眼，“陈伯伯，你……”

“你先别问，你只要回答有或者没有就行了。”陈文得催促着。但看她摇了摇头，他十分失望，“唉，我以为可以……”

“陈伯伯，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安凯铃不耐的问道。

“我本来想你如果可以早一步在安仲岳公布订婚前就结婚，这样的



话他就不再是你的监护人,同时他也不可能染指‘云裳’了,但是……”陈文得感到好失望。

安凯铃在一愣后,就开始认真的思索这计划的可行性了。

陈文得见她从茫然到皱眉深锁,到豁然开朗的种种变化,不由得小心的询问:“铃丫头,你想到什么主意了吗?”

点了点头,“陈伯伯,我决定进行你刚才那个计划。”安凯铃得意的宣布她刚完成的计划。

“铃丫头,你可别乱来呀!这是一辈子的事。”见到她固执的表情,陈文得无奈道:“就算你想结婚,也要有对象吧!”

安凯铃耸耸肩,“我可以去找呀!”说得好象从桌上拿东西般的轻松简单。

陈文得这下可后悔自己出的烂主意,于是又在旁说道:“铃丫头,你可别忘了你的时间有限,更何况安仲岳也会百般干涉的。”

“我知道。”安凯铃咬着下唇,“但在我还没正式结婚前,一定要找个地方躲起来,不然……”她面有惧色,淡淡的说:“我怀疑,安书韦有暴力倾向。”

陈文得点头同意她的看法。

“现在已经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在我替你找到地方之前,我希望你凡事要忍耐。”陈文得了解她的火爆脾气,不放心的再三叮咛着。

安凯铃淘气的朝他眨了眨眼,“我又不是白痴。”跟陈文得挥手道别后,才步出了事务所。

安凯铃在一步出事务所后,那原先逞强的模样已消失,剩下的只有沉痛疲惫,“丁伯,载我到墓园。”她淡淡道。

丁伯看到他家小姐的倦容,同情的摇了摇头,就没多说什么的开车了。

* * *

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安凯铃站在母亲的墓碑前,思索着才短短十